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王安石以人名爲題的詠人詩初探

劉燕虹

香港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 引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

本文研究王安石「以人名爲題的詠人詩」(以下簡稱「人名詩」)，探討其內容特色、藝術風格、獨特見解及寄託。關於安石的人名詩，前人並未有深入的研究。葉龍在香港大學的碩士論文《王安石詩研究》有一節講及安石的「人名詩」，但只指出安石好鑲人名於詩中，<sup>1</sup>沒有詳細討論。王晉光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博士論文《王荊公詩學之獨詣及其在詩史上之前導意義》則指出安石「以古人人名爲題而議論其生平事蹟之作品有數十首，可謂量多勢大」，非唐宋詩人可比，<sup>2</sup>但卻沒有專門探討安石人名詩的特色和影響。

前人或以爲以人名入詩始於安石，葉夢得則謂唐人已有此做法。<sup>3</sup>至於以人名爲詩題，乃安石詠史詩的一大特色。前人多以「詠史」、「懷古」等爲題，從詩題中無從得知歌詠誰人。安石人名詩則直接以所詠之人的名字爲題，使人一目了然。安石人名詩共有四十五首，<sup>4</sup>共詠三十三人。<sup>5</sup>這些詩歌題材廣泛，內容豐富。上自周秦，下迄宋初，包括帝王將

1 見葉龍《王安石詩研究》，香港大學碩士論文，1977年。第四章「王荊公的雜體詩」第二節「人名詩」。

2 王晉光《王荊公詩學之獨詣及其在詩史上之前導意義》云：「安石以古人人名爲題而議論其生平事蹟之作品有數十首，可謂量多勢大，後來，甚至把議論之法擴及非詠史方面去，比較一下唐人或宋代與安石同時代詩人，哪一個的集中有這種量多勢大借史議論以至以詩議理的情形？」(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中國語文學部博士論文，1987年，頁577)

3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云：「王荊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爲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則權德輿已嘗爲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遺蘊。」見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415。

4 李壁《王荊文公詩箋註》(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以下簡稱《李註》)共收以人名爲題的詠人詩四十五首。《臨川先生文集》(香港：中華書局，1971年)無《揚雄》其一和《子貢》兩首。《王文公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無《孔子》、《田單》、《邵平》、《文成》及《賜也》五首，卻多《李白》一首。此詩《李註》作《移松皆死》，《臨川先生文集》無此詩，故本文亦不採此詩。

5 安石人名詩共詠古人三十三人。按時代先後排列大概如下：一、春秋戰國：孔子、子貢、宰嚭、伯牙、商鞅、臧倉、孟子、范雎、蘇秦和田單。二、秦漢：秦始皇、邵平、范增、韓信、曹參、張良、漢文帝、叔孫通、賈誼、漢武帝、東方朔、郭解、司馬遷、文成、王昭君、揚雄和王贊。三、三國魏晉南北朝：諸葛亮、謝安和戴不勝。四、唐宋：陸忠州、韓愈和高麗留。上自周秦，下迄宋初，而以春秋戰國及秦漢的人物爲主。

相、謀士、學者、妃嬪、遊俠等等，均議論精闢，寄託深遠，成就非常突出。

## 以人名爲題的詠人詩的內容特色及藝術風格

### 一、內容特色

安石人名詩取材廣博，所詠古人古事，都能切中史實，又能抒發詩人的政治見解、抱負及愛國情懷。詩中強烈而鮮明的褒貶、愛憎，使人對安石的爲人及理想有更深入的了解。現試將其內容分爲：稱揚古人的功業和德行；批評古人的過失及政策的失當；針對時弊，借古諷今三類。這樣劃分只能得其內容的大要，至於個別篇章獨特的主題，實在不能窮盡於「內容特色」此一小節之中。

#### 1. 歌頌功業，頌揚德行

安石對智勇雙全、才德兼備的諸葛亮、韓信及張良十分讚賞，且均以古詩、絕詩各一首歌詠。這幾首詩往往以古詩詳述古人的功績，以絕句頌揚古人之德行，從一端出發，引發議論，借古諷今。古詩《諸葛武侯》云：

崎嶇巴漢間，屢以弱攻彊。暉暉若長庚，孤出照一方。勢欲起六龍，東迴出扶桑。<sup>6</sup>

詩中以「長庚」喻諸葛亮對蜀漢的重要性，<sup>7</sup>頌揚他屢以弱攻強，辛苦經營，全詩氣勢逼人。絕句《諸葛武侯》云：

慟哭楊顥爲一言，餘風今日更誰傳。區區庸蜀支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sup>8</sup>

劉備三顧草廬，禮賢下士，聘請諸葛亮出茅廬相助，事蹟大家都耳熟能詳；卻不知諸葛亮亦虛心納賢，甚至爲賢士之死而慟哭多日，<sup>9</sup>這實在難能可貴。安石亦盛讚不恥下問的韓信，其感慨與絕句《諸葛武侯》同。絕句《韓信》云：

貧賤侵凌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sup>10</sup>

<sup>6</sup> 《李註》，卷五，頁63。

<sup>7</sup> 《李註》云：「長庚，太白也。夜將既，其光始著。以喻孔明之於漢云。」（見同上注）

<sup>8</sup> 同上注，卷四七，頁659。

<sup>9</sup> 《李註》云：「亮自校簿書。顥直入諫曰：『爲治有區分，則上下不可相侵……』亮謝之。後嘗爲東曹屬，典選舉。及顥死，亮泣三日。」（同上注，頁600）

<sup>10</sup> 同上注，卷四六，頁640。

詩中讚美韓信以降虜爲師，且以禮待之，有不恥下問的美德。<sup>11</sup>只可惜，諸葛亮、韓信的德行，在詩人當代久矣乎不復見了。此外，安石對韓信造成「鴻溝天下已橫分，談笑重來卷楚氛」的局面，<sup>12</sup>亦非常欣賞。

張良在楚漢相爭中向劉邦獻計擊敗項羽，對於建立和鞏固漢室天下，屢立奇功。故安石對張良評價甚高，尤其是頌揚他於固陵獻計的功績。古詩《張良》云：「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sup>13</sup>絕句中則就此句詩意大加發揮，道出此乃漢成楚敗的關鍵之一。絕句《張良》云：

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圖雍齒封。<sup>14</sup>

安石對學問與德行兼備的聖人、賢士十分景仰，給予他們崇高的評價。《揚雄》其一讚美孔孟及揚雄云：

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蒼旻。光明所照耀，萬物成冬春。揚子出其後，仰攀忘賤貧。  
衣冠眇塵土，文字爛星辰。<sup>15</sup>

此詩在詠揚雄前，先頌揚孔孟之光芒，再以誇張的比喻手法高舉揚雄的地位，同時具體而形象地道出孔孟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安石《孔子》詩亦以類似的手法，將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呈現在讀者面前。安石更直以孟子爲同道中人，引孟子爲精神上的支持者。《孟子》詩云：

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sup>16</sup>

安石對揚雄十分推崇，共有六首詠揚雄的人名詩，其中有「千秋止有一揚雄」等句，<sup>17</sup>對揚雄評價甚高。此外，安石對於光明磊落、甘受刑辱、耿直而文辭高妙的司馬遷，爲國深憂的賈生和王章，學問明智兼備的陸忠州，守信能幹的商鞅和敢言直諫的東方朔等等，都給予不同程度的頌揚和適當的評價。

11 《李註》云：「韓信旣斬成安君。禽趙王歇。乃令軍中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而西鄉對而師事之。」（見同上注）

12 同上注，卷十二，頁135。

13 同上注，卷五，頁61。

14 同上注，卷四六，頁640。

15 同上注，卷十二，頁132。

16 同上注，卷四七，頁638。

17 同上注，卷四八，頁684。

## 2. 批評過失，抨擊政策

安石是著名的政治家、「熙寧變法」的倡導者，對於歷代政策之得失獨具慧眼，對於古人之功過亦有公允的評價。從這些詩中，可見詩人獨到的政治眼光、憂國愛民的胸襟以及積極進取的改革精神。安石人名詩中，對所詠古帝王三人，都毫不留情地加以貶斥和諷刺。《漢文帝》云：

輕刑死人衆，喪短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謀。露臺惜百金，灞陵無高丘。  
淺恩施一時，長患被九州。<sup>18</sup>

漢文帝是歷史上的仁君，自奉甚儉。他廢肉刑，倡短喪，本意乃為百姓着想，改善民生。可惜，此等措施引致刑法濫用，仁孝觀念飽受輕視，影響深遠。安石著眼於「淺恩」，執其一端，發為議論，嚴如史筆。<sup>19</sup>

安石《漢武》詩則充滿婉轉、幽默的反諷筆調：

壯士悲歌出塞頻，中原蕭瑟半無人。君王不負長陵約，直欲功成賞漢臣。<sup>20</sup>

此詩用了「倒反」的修辭手法，<sup>21</sup>表面上寫漢武帝欲守長陵約，封賞臣下；實際上卻諷刺他為了貳師將軍封侯，竟然不惜興兵伐胡，不恤人命。<sup>22</sup>全詩以嘲諷的筆調，間接斥責漢武帝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此外，安石亦批評秦始皇派遣童男童女赴瀛州鍊丹求仙，認為此舉塗炭生靈。<sup>23</sup>《秦始皇》詩以直率的手法、誇張的語調批評云：

逝將跨蓬萊，以海為丘陵。勒石頌功德，羣臣助驕矜。舉世不讀易，但以刑名稱。<sup>24</sup>

18 同上注，卷十二，頁134。

19 見李壁箋註、劉辰翁評點《王荊文公詩》。劉辰翁評點云：「死人衆非輕者意也，生者偷生者罪也，後人據此非是。」又云：「語少刻第嚴重如史筆。」（清綺齋據元本重印，1922年，卷十二，頁二至三）

20 《李註》，卷四七，頁659。

21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云：「說者口頭的意思和心裏的意思完全相反的，名叫倒反辭。」（香港：大光出版社，1988年，頁132）

22 《李註》云：「長陵，高帝陵名。《漢書》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武帝欲侯貳師，以其亡功，非高帝之約。」（卷四七，頁659）

23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仙，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僨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僨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242—248）

24 《李註》，卷十二，頁134。

除了批評帝王外，安石對助長清談之風的謝安、不明民心背向、決策錯誤的范增，用計過於奸詐、有失儒家道統的田單，以身死於權勢的蘇秦，抱殘守缺的子貢和讒害忠良的權臣宰嚭等等，都給予不同程度的批評及斥責。其中議論確切，見解精闢，是安石人名詩的一大特色。

### 3. 針對時弊，借古諷今

安石處身於宋室積弱不振、內憂外患頻仍的時代，面對朝野苟且偷安、不思進取的作風，詩人深感悲憤，所以借人名詩來指出時弊，以古諷今。律詩《賈生》云：

漢有洛陽子，少年明是非。所論多感慨，自信肯依違。死者若可作，今人誰與歸？  
應須蹈東海，不若涕沾衣。<sup>25</sup>

安石對賈生自小便能爲國深憂，洞識國家危機，甚爲推許；對今人於國事之冷漠表示痛心和激憤。此詩議論成分隱藏在抒情句中，與其他詩不同。<sup>26</sup>

安石人名詩，往往借詠古人古事直斥今人之非。例如《商鞅》詩有「今人未可非商鞅」句，<sup>27</sup>抨擊時人對商鞅的非議，並肯定商鞅變法的成就。此外，《孟子》詩中的「何妨舉世嫌迂闊」，<sup>28</sup>一方面是針對當時人不了解孟子偉大的思想和精神而發，同時也是抨擊時人以爲安石的變法思想迂闊的言論。從這些詩中，可見時人不關心國事，對古今人物品評亦有欠公允。《揚雄》其一云：「史官蔽多聞，自古喜穿鑿。」<sup>29</sup>指出史官記載史料亦有失實之處。此外，時人往往貴古賤今，對當代人也沒有正確的評價，例如《揚雄》其三所云：「俗人賤今常貴古，子雲今存誰汝數。」<sup>29</sup>

從安石人名詩中，更可了解當時貴古賤今、不虛心求賢等風氣和陋習，例如《諸葛武侯》詩及《韓信》詩均針對時人不虛心求賢、無不恥下問的美德而發。這些詩歌都能指出時弊，既警惕時人，亦有補於世，可謂影響深遠，價值崇高。

25 同上注，卷二四，頁279。

26 同上注，卷四六，頁639。

27 同上注，頁638。

28 同上注，卷十二，頁132。

29 同上注，頁134。

## 二、藝術風格

在分析王安石人名詩的藝術風格前，讓我們先看看安石對文學作品的要求。他在《上人書》中云：

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sup>30</sup>

安石作爲務實的政治家，同樣要求文學作品要有補於時，適用於世。故他的人名詩多能切中時弊，借古諷今。然而，安石也不忽略詩歌創作的藝術技巧，他的晚年詩作更被譽爲「雅麗精絕」，<sup>31</sup>「精深華妙」，<sup>32</sup>「詩律精嚴」，<sup>33</sup>「盡深婉不迫之趣」。<sup>34</sup>安石更以絕句最工、<sup>35</sup>最妙，<sup>36</sup>在詩壇取得崇高的地位。

安石人名詩雖然不是他最爲人稱譽的作品，然而，這些詩歌亦有非常出衆的藝術風格。安石人名詩善於使事用典、剪裁史料；議論精闢而中肯，切中史實，且有獨到的見解；文辭質樸、簡煉、直率，實在是歷代詠史詩中的佳作。今試從表現手法及修辭技巧兩方面，探討安石人名詩的藝術風格。

### 1. 表現手法

#### (1) 善於使事用典、剪裁史料

詠史詩往往要在數十字間，道盡歷史人物的成敗功過、生平際遇；而要清楚交代這些事蹟卻絕對不容易。借用典故，剪裁史料，則能以精約、婉曲的文辭，表達豐富的內容，

- 
- 30 《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七，頁811。
- 31 何汝《竹莊詩話》引山谷云：「荆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不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覺沆瀣生牙頰間。」（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69）
- 32 《漫叟詩話》云：「荆公定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222）
- 33 《石林詩話》卷上云：「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歷代詩話》，頁406）
- 34 《石林詩話》卷中云：「王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皆直道其胸中事。後爲羣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亦必視初壯，雖此公，方其未至時，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歷代詩話》，頁419）
- 35 楊萬里《誠齋詩話》云：「五七字絕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與介甫最工於此。」（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41）
- 36 曾季狸《艇齋詩話》云：「絕句之妙，唐則杜牧之，本朝則荆公，此二人而已。」（《歷代詩話續編》，頁299）

造成更佳的藝術效果。然而，使事用典不當，便很容易流於艱深隱晦，陳腔濫調。《石林詩話》云：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而後用之，則事詞爲一，莫見其安排門湊之迹。37

安石亦曾指出詩人用事太多而不得其法，他主張用事要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38 例如《賜也》詩，乃真所謂使事。39王晉光《王安石詩探索》云：

安石的詩雖套用典故，桔槔卻是用以象徵有利於民的新措施、新體制的事物，形象生動，典故貼切。40

《韓信》詩云：「功名無復在芻蕘。」41用了《詩·大雅·板》「先民有言，詢于芻蕘」的典故，42有不恥下問之意，43配合全詩主題，可謂天衣無縫，用典切當。《明妃曲》其一云：「居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44引用漢武帝冷落陳皇后，使她終身獨守於長門宮的典故，說明昭君即使能被漢元帝寵愛，亦難保色衰愛弛，失意終身，從而引出「人生失意無南北」的慨嘆，45十分有說服力。此外，《司馬遷》詩云：「雖微樊父明，不失孟子直。」46史遷因李陵事受宮刑，身毀如寺人般。47安石借敢言直諫的寺人孟子來比史遷，用典貼切精妙。

安石人名詩善於剪裁史料，其中有通篇用前人故實的，例如《漢文帝》、《韓信》、《叔孫通》、《東方朔》和《田單》等古詩。安石往往能從前人事蹟的一端，引發議論，以小見

37 《歷代詩話》，頁413。

38 蔡啟《蔡寬夫詩話》云：「荆公嘗云：『詩家病使事太多，蓋皆取其與題合者類之，如此乃是編事，雖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情態畢出，則用事雖多，亦何所妨。』故公詩如『董生只爲公羊惑，豈肯捐書一語真』，『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之類，皆意與本題不類，此真所謂使事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五，頁179－180）

39 同上注。

40 王晉光《王安石詩探索》，馬尼拉：德揚公司，1987年，頁92。

41 《李註》，卷四六，頁640。

42 朱熹《詩集傳》，香港：中華書局，1961年，卷十七，頁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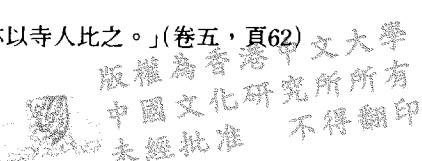
43 夏敬觀《王安石詩選》云：「刈草曰芻，析薪曰蕘，樵夫也，詩『詢于芻蕘』，不恥下問之意也。」（香港：大光出版社，1959年，頁125）

44 《李註》，卷六，頁66。

45 同上注。

46 同上注，卷五，頁62。

47 《李註》云：「遷爲宦者令，故亦以寺人比之。」（卷五，頁62）



大。例如以范增建議迎楚懷王孫爲義帝的策略，<sup>48</sup>批評他不得民心。又例如以商鞅重金賞徙木柱的人，言出必行，<sup>49</sup>以引出「商鞅能令政必行」。<sup>50</sup>

### (2) 議論精闢而中肯

唐宋詩之別歷來學者衆說紛紜，其中最為人熟悉的大概是「唐詩主情，宋詩主理」<sup>51</sup>和宋人「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等等，<sup>52</sup>都是揚唐抑宋之說。沈德潛《說詩碎語》卻認爲詩歌可以發議論，惟「議論須帶情韻以行」。<sup>53</sup>安石人名詩大多通過議論的方式來詠史，然而卻有精到的見解、濃厚的感情，並且寄託深遠，正符合沈氏之要求。

安石人名詩大都是先敍後議的。例如《諸葛武侯》最後兩聯云：

惜哉淪中路，怨者爲悲傷。豎子祖餘策，猶能走強梁。<sup>54</sup>

此詩在議論中帶有濃烈的感情，既惋惜又悲傷，把全詩的感情推上最高峯。《揚雄》詩中先敍述長安愚儒誹謗揚雄，以致他的傳記變得疏略。其二最後兩句云：「史官蔽多聞，自古喜穿鑿。」<sup>55</sup>引發出史官往往被蒙蔽，穿鑿附會，自古亦如此的議論。此外，《叔孫通》、《東方朔》、《田單》、《張良》(古詩)、《范增二首》、《明妃曲二首》和《漢武》等，都是先敍後議的好例子。

48 《漢書·陳勝項籍傳》云：「居鄖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懷王，從民望也。」(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799)

49 《史記·商君列傳》云：「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頁2231)

50 《李註》，卷四六，頁639。

51 楊慎《升庵詩話》云：「唐詩人至情，去《三百篇》近；宋詩人主理，去《三百篇》遠。」(《歷代詩話續編》，頁799)

52 嚴羽《滄浪詩話》云：「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香港：金楓出版社，1986年，頁34)

53 沈德潛《說詩碎語》云：「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而亦不盡然。試思二雅中何處無議論？老杜古詩中，《奉先》、《詠懷》、《北征》、《八哀》諸作，近體中，《蜀相》、《詠懷》、《諸葛》諸作，純乎議論。但議論須帶情韻以行，勿行偷父面目耳。」(蘇文權《說詩碎語詮評》，香港：志豪印刷公司，1978年，卷六三，頁514)

54 《李註》，卷五，頁63。

55 同上注，卷十二，頁133。

安石人名詩亦有很多是夾敍夾議的。詩人把議論句放在詩文中間，將議論與敍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亦敍亦議，例如《王章》詩云：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志士軒昂非自謀，近臣常爲國深憂。區區女子無高意，追念牛衣暖即休。<sup>56</sup>

第一、三兩句述王章及其妻之事；二、四兩句乃作者判斷之辭，敍事和議論相間地出現。又例如《韓信》云：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貧賤侵凌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sup>57</sup>

首句述當時的情況，二、四兩句抒發議論，第三句敍述韓信的事蹟，敍事和議論交錯結合。此外，《張良》(絕句)、《諸葛武侯》(絕句)、《宰嚭》和《伯牙》等詩，都是夾敍夾議、亦敍亦議地發揮詩人的議論。

安石人名詩亦有通篇敍事的，例如《高魏留》。<sup>58</sup>高魏留這人不見於經傳，很可能是與安石同時的人，亦有可能是作者想像出來的人物。全詩敍述高魏留一生悲慘的遭遇，沒有議論，與其他人名詩的風格截然不同。

安石人名詩中雖然有很多議論，但這些議論都切中史實、見解精闢而新穎，可謂獨具慧眼，能從前人記載中翻出新意。詳見下文「以人名爲題的詠人詩的獨特見解及寄託」。

## 2. 修辭特色

### (1) 文辭質樸，語言直率

安石人名詩語言直率而質樸，往往直抒胸臆，感情真摯。例如《賜也》、《商鞅》、《賈生》(絕句)、《蘇秦》等，都能直抒己見，發抒議論。《蘇秦》詩云：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已分將身死勢權，惡名磨滅幾何年。想君魂魄千秋後，卻悔初無二頃田。<sup>59</sup>

詩人一開始便陳述自己的看法，直申己論，語氣直截了當。又例如《宰嚭》：「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裡有西施。」<sup>60</sup>以祈使句式直抒其懷，用語淺顯，感情真率。

56 同上注，卷四四，頁600。

57 同上注，卷四六，頁640。

58 《高魏留》：「魏留十七助防邊，埋沒鹽州十八年。衣履窮空委胡婦，糗糧辛苦待山田。關河舊路頻回首，腹背他時兩受鞭。邂逅得歸翁戰死，母隨人去亦蕭然。」(同上注，卷三二，頁395)

59 同上注，卷四六，頁639。

60 同上注，卷四八，頁678。

安石人名詩用字平白淺顯，甚至接近散文句式。當中有不少反問句，都能加強語氣，有強調的作用。例如：「東陵豈是無能者，獨傍青門手種瓜？」<sup>61</sup>和「誰道蕭曹刀筆吏，從容一語知人意？」等等。<sup>62</sup>安石的人名詩中也有很多疑問句，讓讀者有機會反省和思考。例如：「比士自可憐，能復識此不？」<sup>63</sup>和「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等等。<sup>64</sup>此外，《賈生》詩云：

死者若可作，今人誰與歸？應須蹈東海，不若涕沾衣。<sup>65</sup>

詩意層層遞進，感情激盪，仿如散文句式。又例如《揚雄》其三，更是最淺白、真率的作品。詩云：

子雲平生人不知，知者乃獨稱其辭。今尊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無幾。聖賢樹立自有師，人知不知無以爲。俗人賤今常貴古，子雲今存誰汝數？<sup>66</sup>

全詩無一難字，語言質樸，層層深入，以古諷今。借揚雄自喻，慨嘆時人貴古賤今，詩意甚明。

## (2) 善用比興、對比

安石人名詩中的古體詩，愛以比興手法開展詩文，例如《司馬遷》詩首兩聯云：

孔鸞負文章，不忍留枳棘。嗟子刀鋸間，悠然止而食。<sup>67</sup>

此詩以鸞鳳不忍棲於枳棘，象徵史遷文章之高貴。又例如《諸葛武侯》以「日落」、「星黃」起興，營造氣氛，再以「長庚」比喻諸葛亮的光芒及影響。

安石也會透過對比、映襯的手法來寫作人名詩，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孔子》。詩云：

聖人道大能亦博，學者所得皆秋毫。雖傳古未有孔子，蟻蟻豈足知天高。桓魋武叔不量力，欲撓一草搖蟠桃。顏回已自不可測，至死鑽仰忘身勞。<sup>68</sup>

61 同上注，卷四四，頁600。

62 同上注，卷十二，頁135。

63 同上注，頁139。

64 同上注，卷四八，頁677。

65 同上注，卷二四，頁279。

66 同上注，卷十二，頁132。

67 同上注，卷五，頁62。

68 同上注，卷十二，頁132。

篇中以「聖人」與「學者」、「孔子」與「蟻蟻」、「蟠桃」與「桓魋、武叔」及「孔子之道」與「顏回之學」互相對比，層層深入地帶出孔子之道的博大精深，地位超然，非凡夫俗子可比，即使如顏回之博學，亦距離孔子之道甚遠。此外，安石詠揚雄，亦以孔孟之光芒與揚雄比較，從而提高了揚雄的地位。這些詩歌的藝術技巧無疑十分精湛。

### (3) 愛用數詞、疊字及聯綿詞

安石人名詩中共用數詞五十二次，其中「一」字佔二十二次，「百」字五次，「千」字四次，「萬」字三次。這些數詞往往能造成氣勢，有誇張、強調的作用，例如「千秋止有一揚雄」、<sup>69</sup>「田單一即墨，掃敵如風旋」、<sup>70</sup>「一時謀議略施行」、<sup>71</sup>「遺編一讀想風標」<sup>72</sup>和「千載朱絃無此悲，欲彈孤絕鬼神疑」等等，<sup>73</sup>都能善用數詞，清楚而有力地表達不同的內容，又能加強詩歌的藝術效果，更帶有作者主觀的判斷和深刻的體會。

安石詩中常用疊字，數量相當多，幾乎隔一首詩便用一次。<sup>74</sup>安石人名詩中亦有很多疊字，其中用得最多的是「區區」，七次；其次是「紛紛」，五次；此外，還有「擾擾」、「暉暉」、「年年」、「壤壤」、「寥寥」、「蚩蚩」、「時時」、「飄飄」和「英英」。「區區」多與「一」字連用，強調一人之力微不足道和孤立無援，例如「區區一不勝，辛苦亦何求」<sup>75</sup>和「華堂不著新歌舞，卻要區區一老翁」。<sup>76</sup>此外，「湣王萬乘齊，去死區區燕」，<sup>77</sup>「區區」與「萬乘」造成強烈的對比和戲劇化效果。至於「紛紛」，多用來敍述紛擾混亂的時代，交代背景，例如「天下紛紛未一家，販繪屠狗尚雄誇」<sup>78</sup>和「中原秦鹿待新羈，力戰紛紛此一時」等等。<sup>79</sup>安石善用疊字加強詩歌的音律美和修辭美，使詩人的思想感情表達得更深切，更有聲有色。

69 同上注，卷四八，頁684。

70 同上注，卷十二，頁138。

71 同上注，卷四六，頁642。

72 同上注，頁638。

73 同上注，頁641。

74 王晉光《王荊公詩學之獨詣及其在詩史上之前導意義》云：「在中國詩人當中，王安石是使用疊字較多的一位，且可能是比例最高的一位。據我統計的結果。杜甫詩1424首，用了疊字詞或疊字式結構487次，平均每首詩0.342次；李白詩987首當中，使用疊字詞或疊字式結構226次，平均每首詩0.229次；而《王荊公詩集》1628首當中，使用疊字詞787次，疊字式結構11次，平均每首0.484次，幾乎每兩首就使用了一次疊字。」（頁230）

75 《李註》，卷十二，頁139。

76 同上注，卷四六，頁640。

77 同上注，卷十二，頁138。

78 同上注，卷四四，頁600。

79 同上注，卷四六，頁641。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安石人名詩亦多用雙音節的聯綿詞來增加詩歌的韻律效果，例如雙聲詞「蕭瑟」、「邂逅」、「崎嶇」、「琵琶」和「坎坷」，疊韻詞「從容」等等。安石也常用非雙聲疊韻的複音詞，例如：「軒昂」、「委蛇」、「秋毫」、「寂寥」、「魂魄」、「俯仰」和「千秋」等等，都能加強詩歌的韻律美和節奏感，造成更佳的聲律效果。

總括來說，安石人名詩的議論手法變化多端，見解精闢，善於使事和剪裁史料；文辭質樸而直率，又能善用修辭技巧，造成獨特的藝術風格，故在後世享有崇高的地位。

## 以人名爲題的詠人詩的獨特見解及寄託

### 一、獨特見解

王安石人名詩大部分用議論的方式來表達。其詩議論精闢，見解新穎，往往能從史傳資料及前人論點中翻出新意。今試就安石幾首著名的翻案詩，與史料及前人詩文作比較，從而了解安石人名詩的獨創性。

#### 1. 王昭君

歷代歌詠昭君的詩歌數量十分驚人，現存有七百七十餘首之多。<sup>80</sup>當中最普遍的主題是描寫昭君的「悲怨」，對她離漢出塞，遠嫁匈奴表示哀憐。<sup>81</sup>這類例子多不勝數，例如鮑照的《王明君》、陳後主的《昭君怨》、白居易的《昭君怨》、杜甫的《詠懷古迹五首》其三和李白的《王昭君》二首等等。李白《王昭君》其二云：

漢月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來日。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生乏黃金  
枉圖畫，死留青冢使人嗟。<sup>82</sup>

全詩以卓越的藝術技巧，極力渲染昭君出塞路途風霜之苦，嗟嘆她一去不復返的悲慘命運，寫得哀怨動人。

歷代歌詠昭君的詩人，多借昭君之遭遇，寄託個人的懷才不遇及抒發自己的感慨，安石《明妃曲二首》亦如此。方東樹《昭昧詹言》評云：

此等題各人有寄託，借題立論而已。如太白只言其乏黃金，乃自歎也。公此詩言失意不在近君，近君而不爲國士知，猶泥塗也。<sup>83</sup>

<sup>80</sup> 見高峯、魯歌等《歷代歌詠昭君詩詞選註》，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82年，頁10。該書共取其中二百一十六首有代表性的作品，參頁28。

<sup>81</sup> 見同上注，頁11。

<sup>82</sup> 《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上冊，頁235。

<sup>83</sup> 《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287。

前人多以「紅顏薄命」哀憐昭君，甚至因憐惜昭君而怨恨君主昏庸，斥責畫工不公。宋徐鈞《王昭君》云：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畫工雖巧豈堪憑？妍醜何如一見真！自是君王先錯計，愛將耳目寄他人。<sup>84</sup>

此詩嘆息君王輕信畫工，以致造成昭君的悲慘遭遇。此外，很多詩歌更直斥畫工毛延壽，認為他可殺。例如隋侯夫人《遺意》云：「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sup>85</sup>唐崔輔國《王昭君》云：「何時得見漢朝使，爲妾傳書斬畫師。」<sup>86</sup>然而，安石卻從一個嶄新的角度，對昭君能得匈奴單于的愛幸表示寬慰，並且爲毛延壽進行翻案。

事實上，歷史對昭君的記載十分簡略。《後漢書》記載昭君自請出塞，並沒有提及毛延壽的事。<sup>87</sup>關於毛延壽貪財，昭君廉潔，拒絕賄賂畫工，以致被畫工醜化之傳說，最早見於《西京雜記》。<sup>88</sup>安石云：「意態由來畫不成，當年枉殺毛延壽。」<sup>89</sup>並沒有違反史傳的記載，但卻一反前人之說，寫出昭君的美態，神韻乃非筆墨所能描繪，又極具風格。<sup>90</sup>這兩句詩承接前文描寫昭君出宮時的姿容、艷色，以致漢元帝爲之傾倒，不能自持，再進一步刻畫昭君的美態，寫得淋漓盡致，委婉動人。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安石又以「君不見咫尺長門閑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sup>91</sup>道出無論昭君是否出塞，都可能有失意之事。再者，出塞亦不一定比留在漢宮悲慘，且看「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

84 徐鈞《詠史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13。集中多人名詩，例如《孟軻》、《衛鞅》、《蘇秦》、《田單》、《范雎》、《范增》、《武帝》、《謝安》及《韓愈》等等。

85 《歷代歌詠昭君詩詞選註》，頁44。

86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七八六，頁8865。作者作「無名氏」。

87 《後漢書·南匈奴傳》云：「昭君字嬵，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王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事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復爲后單于閼氏焉。」（香港：中華書局，1971年，頁2941）

88 《西京雜記·畫工棄市》云：「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嬵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閒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古今逸史》，明刻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第三十四冊，卷二，頁一）

89 《李註》，卷六，頁66。

90 《王荊文公詩》云：「此歸來二字轉換迎送不竟已極老手，其下一句一折無限哀怨，有長篇所不能敍，又極風致，如意態由來畫不成是也。」（卷六，頁二）

91 《李註》，卷六，頁66。



在相知心」。<sup>92</sup>昭君終得胡主寵幸，實在值得寬慰。安石新穎的見解，能打破漢胡貴賤之別，沒有半點民族偏見，可見他的思想十分進步，胸襟廣闊。然而，這些獨特的見解卻被指責為「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為盜賊」、「無父無君」，<sup>93</sup>甚至李壁亦暗同此論，認為安石「務一時為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sup>94</sup>清人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sup>95</sup>近人郭沫若《王安石的明妃曲》，<sup>96</sup>則極力為安石辯護。

安石《明妃曲二首》無論在思想和技巧上都有獨特的造詣，影響甚為深遠。與安石同時的歐陽修、司馬光和梅堯臣等著名詩人也有和作。<sup>97</sup>比安石年幼的黃庭堅，在十多歲時，亦盛讚此詩「詞意深盡，無遺恨矣」。<sup>98</sup>此外，宋曾鞏《明妃曲二首》其二云：「但取當時能託意，不論何代有知音。」<sup>99</sup>元王惲《王昭君出塞圖》云：「人生正在新知樂，猶勝昭陽赤風來。」<sup>100</sup>都有安石思想影響的痕迹。宋呂本中《明妃》云：

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sup>101</sup>

明顯地化用了安石的詩意，直接受他的思想所影響。由此可見，安石詩的見解雖然獨樹一幟，卻有不少知音人。

92 同上注，頁67。

93 《李註》云：「范仲對高宗，嘗云：『臣嘗於言語文字之間，得安石之心。然不敢與人言。且如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為無窮之恨，讀之者至於悲愴感傷。安石為《明妃曲》，則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是罪過，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為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術。孟子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以胡虜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獸而何。」（同上注）

94 《李註》云：「公語意固非，然詩人務一時為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然范公傳致亦深矣。」（同上注）

95 《考略》云：「漢宮侍女垂淚，沙上行人回首；與看季倫僕御淚流離，轍馬悲且鳴，無以異也。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亦與李白死留青塚使人嗟；杜甫獨留青塚向黃昏，無以異也。安見所謂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必如范氏傳致太深，焉往而不成爲詩禍哉？」（頁125）

96 郭沫若《王安石的〈明妃曲〉》，載《沫若文集》卷十三，香港：三聯書店，1957年，頁408—412。

97 歐陽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二首、《再和明妃曲》、司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及梅堯臣《和介甫明妃曲》。

98 《李註》云：「山谷跋公此詩云：『荊公作此篇，可與李翰林、王右丞並驅爭先矣。往歲道出潁陰，得見王深父先生，最承教愛，因語及荊公此詩。庭堅以為詞意深盡、無遺恨矣。』深父獨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人生失意無南北，非是。庭堅白：『先生發此德言，可謂極忠孝矣。』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恐王先生未為失也。明日，深父見舅氏李公擇，曰：『黃生宜擇明師畏友與居。年甚少，而持論知古血脉，末可量也。』」（卷六，頁66）

99 曾鞏《元豐類稿》，《四部備要》本，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卷四，頁十一。

100 《歷代歌詠昭君詩詞選註》，頁124。

101 呂本中《東萊先生詩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卷二，頁七。

## 2. 賈誼

賈誼年少便精通諸子百家之書，被文帝召爲博士。文帝重用其議，賈誼幾乎升至公卿。後來，因受絳、灌、東陽侯所害，天子疏之，不用其議，被貶爲長沙王太傅。<sup>102</sup>司馬遷將屈原和賈生合爲一傳，大概認爲兩人皆賢才智士，卻因小人讒害而受到君主的疏遠，失意終身，遭遇雷同。歷代歌詠賈生的詩人，亦多依從史遷的看法，借賈生寄託懷才不遇的慨嘆，甚至批評漢文帝薄待賈生，例如白居易《讀史五首》其一云：

漢文疑賈生，謫置湘之陰。是時刑方措，此去難爲心。<sup>103</sup>

此詩寫出漢文帝懷疑賈生，又加以貶謫，以致賈生鬱鬱不得志，心感難堪。此外，劉長卿《長沙過賈誼宅》亦云：「漢文有道恩猶薄。」<sup>104</sup>李白《巴陵贈賈舍人》云：「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sup>105</sup>都是作者在自己被貶官或同情別人被貶時，借漢文帝貶謫賈生之事，抒發內心的感慨。其中最著名的是李商隱的《賈生》，詩云：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sup>106</sup>

全篇諷刺文帝只知求賢而不能用賢，先揚後抑，辛辣地譏諷文帝不能善用賈生的超凡才智。

安石《賈生》詩卻爲漢文帝及賈生翻案，詩云：

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sup>107</sup>

安石不認爲文帝薄待賈生，此說雖然與衆不同，但卻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漢書·賈誼傳贊》云：

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sup>108</sup>

102 《史記》，頁2491–2492。

103 《白香山詩集》，《四部備要》本，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卷二，頁七。

104 《全唐詩》，卷一五一，頁1566。

105 《李太白全集》，卷十一，頁604。

106 馮浩《玉谿生詩集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314。

107 《李註》，卷四六，頁642。

108 《漢書》，頁2265。

由此可見，安石雖反前人之說，但卻合於史實，見解獨到，說服力強。從他只重視謀議能否真正被採用而不計較爵位的高低，可見安石並非自私自利、爭權奪位的人，是真正關懷民生疾苦，憂傷國事的賢德之士。安石另一首《賈生》詩，正能反映他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操。這樣的思想對後人也有一定的影響。宋王令《讀西漢》云：

漢得孤秦萬弊時，當年丞相要無爲。洛陽年少空流淚，誰謂書生果有知？<sup>109</sup>

此詩亦有駁賈生懷才不遇的見解，但他認為賈生無才，又不能提出合理的主張補救時弊。王令的觀點雖然十分獨特，但卻沒有足夠的事實憑據。他的議論方式似受到安石的影響，但卻不及安石議論的精闢和有理有據。

### 3. 范增

范增是楚漢相爭時項羽的謀士，以好奇計、深謀遠慮助項羽爭霸，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後因遭離間而被項羽疏遠，憤然告老還鄉，病死途中。前人對范增的才智相當肯定，往往指責項羽不能知人善任，以致漢成楚敗，又傷范增遭棄的際遇。唐周曇《范增》云：

智士寧爲暗主謀，范公曾不讀兵書？平生心力爲誰盡，一事無成空背疽。<sup>110</sup>

此詩惋惜范增空負才智、謀略卻不受重用，縱使一生盡忠竭力輔助項羽，無奈項羽暗昧不明，剛愎自用，甚至懷疑范增，以致他一事無成，不得善終。詩人十分同情范增的遭遇。

安石《范增二首》卻對他予以無情的抨擊，詩人以范增建議立楚懷王孫爲義帝一事，<sup>111</sup>發揮議論，認爲迎義帝之舉，並非順從民心的取向，並指出「有道弔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兒」。<sup>112</sup>此乃安石獨到的見解，相當合理，劉辰翁亦認爲這是「特見」。<sup>113</sup>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迎義帝，恢復六國並非大勢所趨。再者，項羽既尊義帝，後來又殺義帝，背上弑君的罪名，亦大失民心。可見范增此計確有失誤，而安石則能以特別銳利的眼光，作出準確的判斷。此外，《范增》其二見解亦出衆，詩云：

勦人七十謾多奇，爲漢驅民了不知。誰合軍中稱亞父？直須推讓外黃兒。<sup>114</sup>

109 《王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卷十一，頁205。

110 《全唐詩》，卷七二九，頁8353。

111 同注48。

112 《李註》，卷四六，頁641。

113 《王荊文公詩》，卷四六，頁九。

114 《李註》，卷四六，頁641。

此詩亦以民心背向爲政治得失的關鍵，指出范增比不上外黃城的少年，因爲少年爲了外黃居民的生命安全，不顧危險地游說項王，這樣反而能使項羽得到人民的支持。反觀范增錯誤的計謀卻間接令更多人轉而歸向劉邦。

安石詠范增兩詩，思路清晰，邏輯性強，詩意跌蕩起伏，曲折有致。議論中肯，說服力強，見解尤其獨到。

#### 4. 子貢

子貢是孔子的門生，善於理財，曾周游列國游說諸侯，取得卓越的成就。《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有變。115

史遷對子貢的影響評價極高，後人詠子貢，亦往往受史遷的影響，例如周曇《子貢》云：

救魯亡吳事可傷，誰令利口說田常。吳亡必定由端木，魯亦宜其運不長。116

全詩以肯定的語氣，歌詠子貢救魯亡吳的功績，盛讚子貢游說諸侯的口才。然而，安石《子貢》卻反駁此說云：

一來齊境助奸臣，去誤驕王亦苦辛。魯國存亡宜有命，區區翻覆亦何人。117

安石針對前人過分強調子貢個人的作用，而忽略了當時的政治局勢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提出「魯國存亡宜有命」的因素，並且批評子貢游說田常是助奸臣；游說吳王夫差破越是誤驕王。安石的見解十分合理，能從前人議論中推陳出新，且言之成理，議論切當。

此外，《賜也》詩用《莊子·天地篇》記子貢過漢陰，讚賞不用機械，抱甕丈人的記

115 《史記》，頁2201。

116 《全唐詩》，卷七二八，頁8347。

117 《李註》，卷四八，頁690。「誤」字原作「悞」，依《臨川先生全集》改。

載，118但卻大唱反調，抒發他堅持改革的意向。據《石林詩話》所載此詩的寫作背景，乃與晏殊《詠上竿伎》詩有關。詩云：

百尺竿頭裏裏身，足騰跟掛駭旁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119

文彥博贊同此詩之說。安石卻駐足晏殊詩下後復作《賜也》詩，反駁晏殊詩中守舊、怕冒險的思想，向文彥博等顯示他要求變法求新的志向。《賜也》詩云：

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甕區區老此身。120

從此詩可見安石開明、進步的思想及對推行變法那堅定不移的決心。

### 5. 宰嚭

宰嚭是春秋末吳國大臣，爲人諂佞，巧於逢迎，頗受君王寵愛，屢進讒言，陷害伍子胥，敗壞國事，吳亡後被殺。安石《宰嚭》詩云：

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121

118 《莊子·天地篇》：「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搢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安；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433–436）

119 《石林詩話》卷中云：「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尺竿頭裏裏身，足騰跟掛駭旁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固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嘗一日過中書，與荊公行至題下，特遲留誦詩久之，亦未能無意也。荊公他日復題一篇於詩：『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妨何華，抱甕區區老此身。』」（《歷代詩話》，頁433）

120 《李註》，卷四四，頁602。

121 同上注，卷四六，頁670。

此詩反駁流俗「紅顏禍水」的說法，<sup>122</sup>這樣特殊而創新的見解，卻被批評為「悖理傷道」，<sup>123</sup>實在不公平。

對於西施是不是禍國，前人有不同的見解。唐崔道融《西施》云：「一笑不能亡敵國，五湖何處有功臣？」<sup>124</sup>嗟嘆夫差亡吳，亦以西施為「禍水」；王維《西施詠》云：「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sup>125</sup>指出君王受美色所迷，不問國事而顛倒是非。然而，羅隱《西施》云：

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sup>126</sup>

詩人見解不凡，詞鋒出衆，富邏輯性，有說服力，與安石詩頗相似，都是駁西施亡吳之說。然而，兩詩的表達方式卻不相同。羅詩以破為主，據越國無西施而亡來反駁，沒有指出吳亡的因由；王詩則破中有立，並且具體地指出導致吳亡的關鍵在「謀臣」而在「美人」，見解精闢。<sup>127</sup>

總括來說，安石人名詩往往能從古人古事中翻出新意，見解與衆不同，但都能切合史實，議論精到，能人所不能。

## 二、寄託

所謂「寄託」，謂「詩文家有語在此而意在彼者」，<sup>128</sup>指寄情託興，詩意別有所指。詩詞中善用寄託的，多能以蘊藉而含蓄之筆法，精簡而凝煉之文辭，寫出耐人尋味，言有盡而意無窮之深情。詩人多愛託物寓情，安石人名詩則借詠史詠人，寄託詩人的思想、抱負

<sup>122</sup> 《越絕書》云：「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昔者，越王勾踐竊有天之遺西施。鄭旦，越邦洿，下貧窮，不敢當，使下臣種再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中胥諫曰：『不可，王勿受。臣聞五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聰……胥聞賢士，邦之寶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亡於末喜，殷亡於妲己，周亡於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以申胥為不忠而殺之，越乃興師伐吳，大敗之於秦，餘杭山滅吳，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古今逸史》，第四十冊，頁一至二）

<sup>123</sup>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荊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妲己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檢王階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為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蠱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蠡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荊公之見而不及蠡乎？……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真悖理傷道也。」（上海：涵芬樓藏版，1920年，卷十，頁四至五）

<sup>124</sup> 趙殿成《王右丞集箋註》，上海：中華書局，1961年，上冊，頁80。

<sup>125</sup> 《全唐詩》，卷七一四，頁8207。

<sup>126</sup> 降大任（選註）、張仁健（賞析）《詠史詩註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42。

<sup>127</sup> 參同上注。

<sup>128</sup> 見《辭源》（改編本），香港：商務印書館，1951年，頁196。

及憂國之情。方東樹認為「此等題只寄託，在言外有自己在」，<sup>129</sup>其說甚是。安石人名詩或傷己之懷才不遇、遭受反對；或抒發懷抱，矢志變革；或諷刺時弊，以古鑑今。詩中常以古人自況、自喻、自道、自期、自慨等等，皆言外有自己在也。李德身多將此等詩繫於宋神宗熙寧三年，當年安石為參知政事，後拜相，因積極推行新法而遭強烈反對，所以寫下大量人名詩以抒發懷抱，為新法辯護。李德身《王安石詩文繫年》云：

以下各首詠古詩均與捍衛新法有關，故安石斥責保守派「坐不讀書耳！」當均為熙寧年間所作，始繫於是年。<sup>130</sup>

王晉光《王安石詩繫年初稿》則以《漢武帝》、《賜也》及《商鞅》繫於熙寧二年，<sup>131</sup>《漢武》繫於熙寧五年。<sup>132</sup>兩家說法略有分別，但十分接近。從安石人名詩力主變革、抨擊守舊之精神，也可以證明這些詩作寫於熙寧初年的說法，相當可靠。

### 1. 懷才不遇，自傷遭讒

安石《明妃曲二首》借歌詠昭君的遭遇，寄託自身懷才不遇的感慨。高步瀛評云：「託意甚高，非徒以翻案為能。」<sup>133</sup>此詩乃作於嘉祐四年，安石曾上「萬言書」而石沉大海，故有懷才不遇之感慨。<sup>134</sup>其餘的人名詩多作於熙寧初年，當時安石為神宗重用，得以馳騁抱負，積極推行變法，故再不見懷才不遇之嘆。然而新法遭受保守派強烈反對，安石因而借古人遭受讒害之事，自傷遭遇反對之苦，亦以聖賢也有不為世所知而自我安慰。

安石《孟子》詩乃安石夫子自道。<sup>135</sup>李德身亦云：

此詩當為推行新法之初所作，詩中所云，實夫子自道也。<sup>136</sup>

安石借孟子作為同道中人，以安慰自己被時人反對，不為人所知的寂寥。詩云：「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sup>137</sup>可見安石當時的想法未能得到廣泛認同。

安石感慨揚雄受謗而不能在歷史上得到公允的評價，同時也慨嘆自己遭受抨擊。<sup>138</sup>

129 《昭昧詹言》，卷十二，頁290。

130 《王安石詩文繫年》，頁207。

131 《王安石詩繫年初稿》，頁94—97。

132 同上注，頁104。

133 高步瀛《唐宋詩舉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頁328。

134 見《王安石詩文繫年》，頁121—122。

135 夏敬觀《王安石詩選》云：「此詩亦安石自道。」（頁123）

136 《王安石詩文繫年》，頁199。

137 《李註》，卷四六，頁638。

138 夏敬觀《王安石詩選》云：「安石時以行新法受謗，此詩殆亦以自慨。」（頁38）

此外，《揚雄》其三亦以揚雄自喻。詩云：「俗人賤夸常責古。」<sup>139</sup>乃慨嘆今人只景仰古人而忽視當時的賢才，正如他自己見識卓越卻被指責和批評一般。安石《陸忠州》詩云：

英英陸忠州，學問輔明智。低回得坎坷，勳業終不遂。<sup>140</sup>

此詩對陸忠州評價頗高，也是借陸忠州「爲姦臣所擠，勳業不遂」，<sup>141</sup>寄託自己欲建功立業的志向。

## 2. 抒發懷抱，力主變革

安石人名詩多借古人之遭遇，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及主張。例如《叔孫通》指出叔孫通欲採古禮與秦禮雜之，並主張「禮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sup>142</sup>他雖能得到君主的支持，卻遭受儒者的反對，情況與安石推行新法相似。詩云：「量主欲有爲，兩生皆不欲。」<sup>143</sup>亦安石自道也。安石雖然遭受反對，仍然雄心萬丈，盼望他的謀議能被君王採納，見用於世，留惠下民，對個人官位之高低卻不重視。這種政治家的風度、器量，更清楚見於《賈生》(律詩)詩中。

安石《謝安》詩抨擊謝安助長清談之風，以此來抒發他積極的主張。李德身云：

此詩當作於滿朝保守反對新法時，蓋保守派以安石比商鞅，而安石以此反擊也。<sup>144</sup>

與安石同時的保守派將他比作商鞅，而他也樂於以商鞅自比，並且正面肯定商鞅的功績，力排衆議，寄託其推行變法的誠意和決心。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sup>145</sup>乃發洩不平語，於理不覺有礙。<sup>146</sup>

139 《李註》，卷十二，頁134。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140 同上注，頁139。

141 沈欽韓《王荊公詩文沈氏註》云：「言其自寵學士後，稍低回其道而得宰相，究爲姦臣所擠，勳業不遂。」(香港：中華書局，1977年，頁280)

142 《漢書·叔孫通傳》云：「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頁2126–2127)

143 《李註》，卷十二，頁136。

144 《王安石詩文繫年》，頁199。

145 《李註》，卷四六，頁639。

146 《麓堂詩話》云：「王介甫點景處，自謂得意，然不脫宋人習氣。其詠史絕句，極有筆力，當別用一具眼觀之。若《商鞅》詩，乃發洩不平語，於理不覺有礙耳。」(《歷代詩話續編》，頁1396)

安石《韓子》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sup>147</sup>此亦借韓愈以寄託。<sup>148</sup>安石無論是在文學上還是在思想上都崇尚新奇，有獨特的風格，所以借韓愈之「力去陳言」和揚雄之「聖賢樹立自有師」，<sup>149</sup>寄託其能自樹立、異於流俗的作風。

安石人名詩除了讚揚推行改革和主張改革的人，亦批評抱殘守舊的子貢。從這些詩中，可見安石對推行變法的決心和進取的政治思想。

### 3. 憂國愛民，諷刺時弊

安石是傑出的政治家，對政治得失有特別敏銳的洞察力。他的人名詩批評秦始皇、漢文帝及漢武帝等君王的施政之失，處處從民生出發，可見他對國家人民的關懷。《范增二首》更可見安石重視民心取向的進步思想。《賈生》(律詩)對憂國愛民的賈生甚為推許，亦以賈生之德行自喻其愛國愛民之情。《王章》詩云：

志士軒昂非自謀，近臣當爲國深憂。區區女子無高意，追念牛衣暖即休。<sup>150</sup>

安石以王章爲國深憂而不爲一己之利，寄託自己對國家的忠誠，同時斥責苟且偷安、自私自利的保守勢力。從安石《高魏留》詩更可見詩人同情戍邊戰士悲慘的生活，關切民生疾苦，反對戰爭等可敬的思想。

此外，安石人名詩還多針對時弊、借古諷今之作。詩人對時人非商鞅、嫌孟子、貴古賤今、不禮賢下士等陋習加以諷刺，寄託其理想及抱負(請參考上文「針對時弊，借古諷今」)。

## 總 結

中國的詠史詩歷史悠久，其中以「詠史」爲題的，始於東漢班固，屬純粹詠史事之作。<sup>151</sup>到了魏晉左思《詠史》八首，始借詠史而抒懷，開創詠史詩的新里程。安石發揚了左思借史抒懷的傳統以及質樸、顯露、流暢的語言風格，<sup>152</sup>更通過詠史來褒貶人物及發

147 《李註》，卷四八，頁677。

148 《王荊公年譜考略》，頁127。

149 《李註》，卷十二，頁134。

150 同上注，卷四四，頁600。

151 李有明《略談王安石的詠史詩》云：「以《詠史》爲題作詩，始於東漢班固。他的《詠史》，僅詠繯縈上書教父一事，寫法是『概括本傳，不加譏飾』。」(《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卷三八，1989年1月，頁21—27。轉引自《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復印報刊資料》，1989年12月，頁177)

152 同上注。

揮議論。從這些詩中可以清楚看到詩人的政治主張、抱負及爲人，也可以了解當時的社會環境、政治及民生。

安石人名詩多屬詠史之作。詠史詩創作不易，要在詠史詩中翻出新意，則更加困難，而安石人名詩的成就卻相當超卓。費袞《梁谿漫志》云：

詩人詠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正如斷案不爲胥吏所欺，一兩語中須能說出本情，使後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贊，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來，本朝詩人最工爲之，如張安道《題歌風台》，荊公詠《范增》、《張良》、《揚雄》[……]皆其見處高遠，以大議論發之於詩。<sup>153</sup>

費袞對安石人名詩的議論和見解甚爲推許。吳之振則指出安石詩「獨是議論過多，亦是一病爾」。<sup>154</sup>安石人名詩雖然以議論爲主，甚至對宋代詩風產生重大的影響。然而，以議論爲主也非一無是處。王晉光《王荊公詩學之獨詣及其在詩史上之前導意義》云：「詩旣言志，而論自肺腑間出，若有詩趣，論又何妨！」<sup>155</sup>安石人名詩議論精闢，「善翻古人之意」，<sup>156</sup>見解獨到，「最於義理精深」，乃他人所不能及。<sup>157</sup>有崇高而獨特的地位。

安石乃宋詩大家，自成「荊公體」。<sup>158</sup>清賀裳更推安石爲宋詩第一人。<sup>159</sup>安石對江西詩派有深遠的影響，後代亦多模仿、效法石安之徒。從安石人名詩中也可以發現安石對後人影響的重要線索。

153 《梁谿漫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75。

154 吳之振編《宋詩鈔》上冊《臨川詩鈔》序云：「其精嚴深刻皆步驟老杜所得，而論者謂其有工綴，無悲壯，讀之久則令人筆拘而格退。余以爲不然，安石遺情世外，其悲壯即寓閒澹之中，獨是議論過多，亦是一病爾。」（臺北：世界書局，1969年，頁一）

155 《王荊公詩學之獨詣及其在詩史上之前導意義》（頁499）。

156 《紅樓夢》第六十四回：「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蹤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詠昭君之詩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歐陽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各出己見，不與人同。」（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060）

157 曾季狸《艇齋詩話》云：「荊公詠史詩，最於義理精深。如《留侯》詩，伊川謂說得留侯極是。予謂《武侯》詩，說得武侯亦出。又如《范增》詩云：『有道弔民天助，不知何用牧羊兒？』又『誰合軍中稱亞父，直須推讓外黃兒。』詠史詩有如此等議論，他人所不能及。」（《歷代詩話續編》，頁320—321）

158 見嚴羽《滄浪詩話·詩體》，香港：金楓出版社，1986年，頁49。

159 賀裳《載酒園詩話》云：「讀《臨川詩》，常令人尋繹於語言之外，當其絕詣，實自可興可觀，不惟於古人無愧而已。吾嘗謂此不當以文恕其人，亦不當以人棄其文，特推爲宋詩中第一。其最妙者在樂府五言古，七言律次之，五言律稍厭安排，七言絕尤嫌氣盛，然佳篇亦時在也。」（郭紹虞《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418）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江西詩派一代宗師黃庭堅年輕時代已熟讀安石詩，並且非常欣賞。庭堅十多歲便能引經據典，證明安石議論的正確，並且讚美《明妃曲》「詞意深盡，無遺恨矣」。<sup>160</sup>此外，庭堅詩亦直接受安石思想的影響。吳曾云：

荆公詠淮陰侯：「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虜，東面置座師廣武。誰云晚計太疏略，此事已足垂千古」。二詩意同。<sup>161</sup>

由此可見庭堅深受安石人名詩的影響，從安石詩中進行「奪胎換骨」。此外，江西派另一重要成員陳師道，雖然在政治上強烈反對安石的政策；但從他的詩話及作品中，也能發現他受安石人名詩影響的痕迹。《後山詩話》云：

荆公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sup>162</sup>而公平生文體數變，暮年詩益工，用意益苦，故知言不可不慎也。

他對安石詩的語言和藝術成就有一定的評價。葉適云：

陳師道在同時四人中，惟詩推敬黃庭堅[……]《與曾布書》，頗詳事情；《擬武舉策》，陳義尤高，謂賈誼「無以自容安能容匈奴」。<sup>163</sup>

陳師道之所以「陳義尤高」，乃化安石詩「洛陽賈誼才能薄，擾擾空令絳灌疑」<sup>164</sup>及「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sup>165</sup>師道據此再加以引伸，亦受安石影響。

此外，張耒《柯山集》中有七言絕句《范增》云：

君王不解據南陽，亞父徒誇計策長。畢竟亡秦安用楚，區區猶勸立懷王。<sup>166</sup>

此詩全用安石《范增二首》其一之意，同樣抨擊范增建議迎懷王孫的策略，很明顯地受到安石人名詩的影響。

160 同注98。

161 吳曾《能改齋漫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卷十，頁278。

162 《歷代詩話》，頁304。

163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五十，頁752。

164 《李註》，卷五，頁61。

165 同上注，卷二四，頁279。

166 張耒《柯山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頁13。

從以上的例證，可見安石人名詩對江西詩派及後人都有深遠的影響。再者，安石人名詩議論精闢，形式多變，技巧超卓，見解獨到，寄託深遠；語言質樸而直率，善於使事用典，運用比興及對比；又能善用疊詞、數詞及聯綿詞以增加詩歌的音律美和藝術美，造成獨特的藝術風格，在歷代詠史詩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影響深遠。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Wang Anshi's Portrait Poems

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 Summary)

Lau Yin Hung

Wang Anshi (1021–1086), the distinguished statesman and poet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put all his effort into political innovation during his service as a Prime Minister, and was severely criticized by the conservative party at court. While all this was happening, Wang wrote a great deal of poetry commenting on a number of famous personages in history. His poems are named after their subjects. His targets were mainly emperors, politicians, nobles, educators as well as concubines. Through these poems, Wang expressed his innovative ideas and his system of values.

The author feels that she may be a pioneer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is aspect of Wang Anshi. The portrait poem is worth studying since its theme and style can accommodate the profundity of the poet. By reading this genre of Wang's work, we get to know more about his attitudes i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al with Wang's portrait poems with a view to discovering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in its contents, styles and ideas. This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why Wang's work has had such great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s well.

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